

# 父亲与酒

□刘永华

父亲去世有三个多年头了,每当看到他生前用过的酒盅,过往的影像总会出现,在我的眼前。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全家放弃城市居民户口由曹县城里下放到菏泽老家农村入队生活。记得那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北风吼叫,天空飞舞着鹅毛大雪。“你看这老天爷,不知道你爸还能不能回来过年”,母亲望着外面白茫茫的天空呢喃着。

“叮铃铃——”忽然一串自行车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无疑是父亲回来了。我哪里还有睡意,匆忙穿上棉衣依偎到满身雪花的父亲怀里。“小三又长高了,我给你带来一包螺丝糖,还有两墩炮仗。”父亲摘下棉帽子,有缕缕的热气从他头顶上升腾开来。他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摸出一瓶酒来:“快把我的酒盅拿来,喝几盅撵撵寒气。”“上哪找你的酒盅去,一年回来一两趟谁还给你好好放着。”母亲把挂在大金鹿自行车车把上的一个大猪头拿下来,顺手递给父亲一只空饭碗。“好,就用这个大酒瓯子喝。”

大年初一早上给爷爷奶奶磕过头,父亲给我三毛钱让我到村代销点买酒盅和筷子,说是晚上在家请人吃饭。代销点里只有一种白瓷

酒盅,俗称“酒瓯子”,二分钱一个,比现在的农夫山泉瓶口盖子稍大些。“小三真能”,父亲看到我买回来的酒盅和竹筷子说。

堂屋里原本养着一只青山羊,父亲暂时把羊牵到厨房里,羊糞也清理了,堂屋里顿时干净了许多。正中放着一张平时做饭切菜用的案板,大队刘支书、二老虎、刘四妮(男)、邻居二张子等人围坐在案板周围,几盘肉菜摆放停当。

“今个喝我二弟从菏泽城里带来的酒。俺小三刚买的新酒瓯子,筷子也是新的,过年用新的讨个吉利。”父亲把垫帽子的纸撕下一小片放在酒盅里,倒上半盅酒,把划着的火柴放在酒盅里。只听“噗”的一声响,酒盅里那蓝色的火苗欢笑着映照着周围一双双渴望着的眼睛。父亲拿着已经盛满酒的泥土烧制的酒壶在蓝色的火苗上转悠着。顿时一股酒香在屋子里蔓延开来,众人皆轻轻地用鼻子吸食着这诱人的酒香。

“酒温热了,过年的酒头一盅咱都干了!”父亲捏着酒盅往上一扬同时仰脸,“吡”的一声响那酒盅已是空的了,接着屋内吡吡声连续响起。

1972年春,全家搬迁到

曹县农村和父亲一起生活。在公社工作的父亲经常从外贸收购站买一两只“胎羊羔”带家来。“这鲜羊羔才一毛钱一个,洗干净了用辣椒炒当酒肴。”

吃羊羔肉自然是离不开酒的。一个个酒盅斟满了,老虎杠子鸡喊起来,不多会大都面红耳赤了。“小三,你过来尝尝。”父亲眯瞪着眼睛冲我喊道。我闭上眼睛用舌尖舔了酒盅里的酒,“辣!”父亲忙夹了一块肉放我口中,“哈哈,是男子汉就要学会喝酒,慢慢来。”众人皆笑。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喝酒,没有酒香,只有苦辣。

父亲喝酒但不贪酒,也从没有因酒耽误他工作上的事。有人托他办事送瓶酒给他,他都要折价给钱或回赠些东西。他常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绝不能因酒办事或因酒误事,不然宁可可不喝。父亲1942年参加抗日工作,无论是艰苦的战斗岁月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心里只有百姓。

1982年组织上为父亲办理了离职休养手续。当时国家落实政策,全家重新回归城市户口,搬迁到县城居住。这期间我在南京部队服役,每次给家里写信都劝慰父亲酒可以喝但要适量喝,喝出健康,喝出快乐。1984



## 故乡的风

□徐红芳

我在他乡  
编织着您的故事  
山岭 小溪 原野  
一阵风吹过  
润湿了我的双眸

我在故乡  
憧憬着外面的世界  
汽车 高楼 殿堂  
一阵风吹过  
伴着煎饼咸菜的馨香

无论我走到哪里  
骨子里最温暖的  
仍是故乡的风  
阳春三月吹过的层层绿浪  
炽热六月吹熟的遍地金黄

## 家乡美

□吴文双

七绝·春到赵王河

草青水碧柳条新，  
岸坐休闲乐钓人。  
社会祥和环境美，  
神州大地又逢春。

七律·大美赵王河

岸柳垂垂摆细腰，  
萋萋芳草似绸飘。  
曲栏廊下游游戏，  
石拱桥头鹭弄潮。  
芦苇浅滩撩碧水，  
荷花深处把船摇。  
犹听乐钓休闲客，  
丝雨不归唱俚谣。

五律·环城公园

柳河青绿岸，  
晨夕绕云烟。  
四季环城翠，  
风光境似仙。  
鸟鸣花间树，  
鱼戏水中莲。  
当赞家乡美，  
倾心赋雅篇。

七绝·骑游环堤公园

明代长堤撩秀颜，  
宛如画卷把城环。  
小桥流水亭台美，  
遍引人来尽养闲。

五绝·七里河

引来清澈水，  
遍植岸边花。  
寄语观光客，  
傍河可为家。

# 父亲给我三杯水

□蔡中鋒

刚上初三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教语文的姚老师特意给我们上了一堂政治思想课,在课堂上,他讲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的故事,我知道他的目的是对我们进行一番励志教育,想让我们从此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堂课结束的时候,姚老师还给我们布置了一道课后作业题:“我所讲的这个问题同学们下课后一定要好好地思考一下,想想自己今后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好后,大家可以写成文字交给我。”

刚上初三时,我才十五岁,对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认真思考过,如果说那时候我对将来有什么想法的话,那也非常简单,就是现在好好学习,将来争取考上一所好大学,以便一步跳出农门,然后再找份好工作。

但姚老师既然慎重地布置了这样一道作业题,那我就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应该如何回答了。可是我若只按真实想法写自己最大的理想是考上一个好大学,吃上国粮,找到一份好工作,虽然很实际,但肯定不行。

那天上午放学回到家后,我把老师布置的作业给父亲说了一下,问他我将来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科学家、艺术家,还是作家?当时,父亲正在用煤油炉子烧水,听我这样问他,就笑了笑说:“炉子上这壶水是我刚盛满的凉水,现在还没烧热。

这壶凉水用咱家这个大茶杯子盛,正好有三茶杯那么多。你现在提上这壶水,再拿上咱家这个茶杯,将一杯水浇到家西的那棵大槐树的根部,再将第二杯水倒进村南的那条小河里,然后将第三杯水倒进村北的那条水沟里。”我虽然不明白父亲让我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但我仍立即按他说的去做了。

我按父亲的要求倒完那三杯水后回到家后,父亲问我:“现在这三杯水你还能收回来吗?”我说:“倒出去的水还怎么可能再收得回来呢?”父亲又问:“那么,第一杯水现在变成什么水了?”我说:“它应该已经被那棵大槐树吸收了吧。”父亲说:“是的。这样的话,那杯水就变成了大槐树的一部分,从而拥有了生命,成为一杯有价值、有意义的水。那第二杯水呢?现在变成什么了?”我说:“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小河的一部分了,并随河水流向了东方。”父亲说:“是的,而东方就是大海,所以,它很快就会成为大海的一部分,从此拥有了永久的生命并变成了滚滚波涛,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生命。那第三杯水呢?”我说:“村北那条小沟是我们村排废水的臭水沟,

那杯水已经和所有的臭水混在了一起,也变成臭水了。”

父亲听了,笑了笑说:“我知道你从小在学习上就一直很努力,但将来你若想成为一个有成就有贡献的人,除了得有真才实学之外,还需要由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来促成,所以,现在这个还真的不好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所以,我也并不奢望你能成为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和大作家。将来你走向了社会,若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当然最好,但若无法改变,那你就多和那些品德高尚的人走在一起。因为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几次可以选择的机会,而一个人其实就和这壶里的水一样,和什么样的人待在一起,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若跟错了人,走错了路,就像你泼到臭水沟里的那杯水一样,很难再收回或改变了……”我听父亲这样说,瞬间明白了自己以后努力的方向,不由得连连点头……

今天是父亲节,我坐在办公室里看书学习时,又突然想起了已经去世22年的父亲,于是写下了上面的文字以作纪念。

